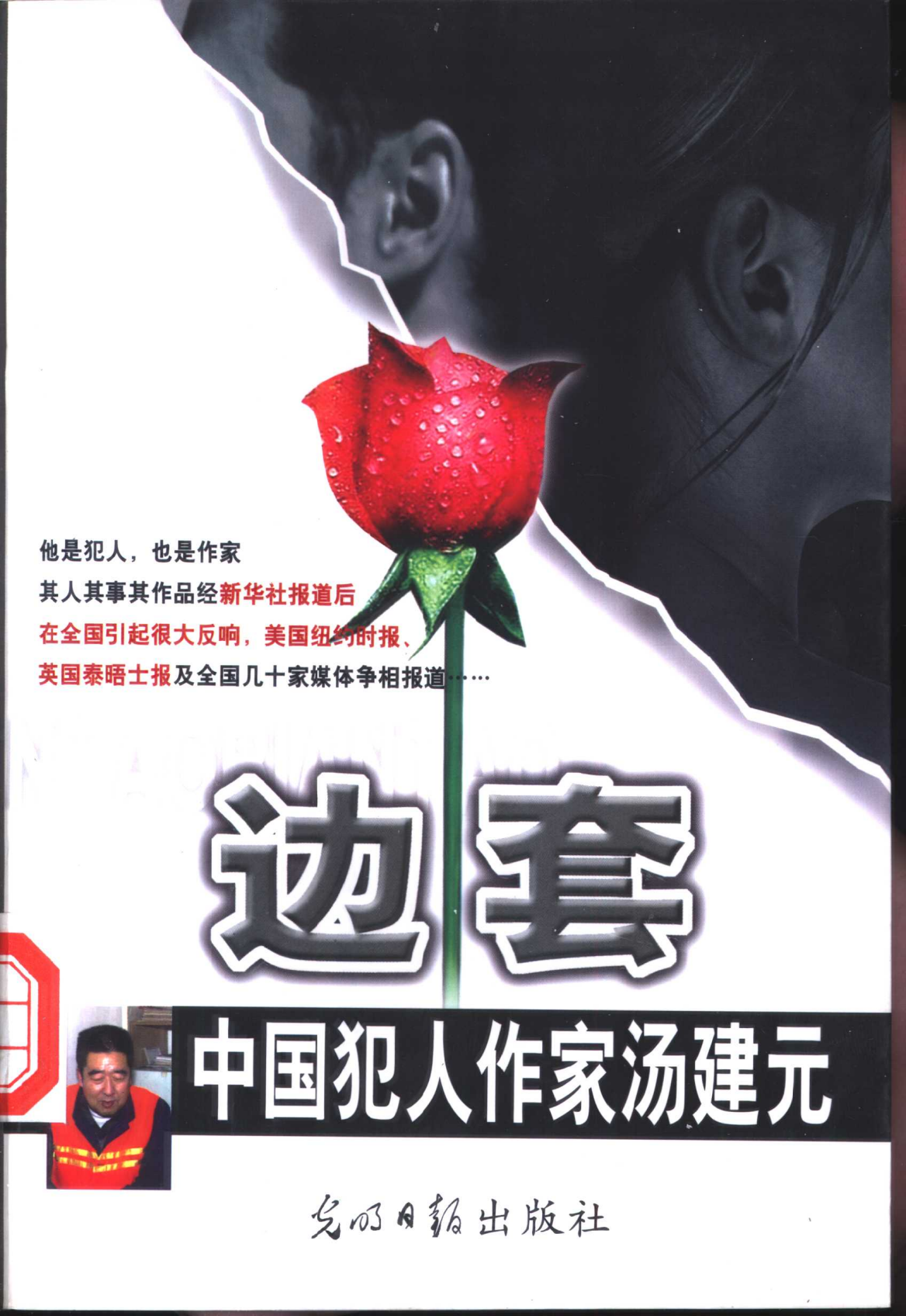




他是犯人，也是作家

其人其事其作品经新华社报道后
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纽约时报、
英国泰晤士报及全国几十家媒体争相报道……

边套



中国犯人作家汤建元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边套/汤建元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3. 3
(中国犯人作家汤建元作品集)
ISBN 7-80145-681-5

I. 边… II. 汤…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3056 号

边 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 者: 汤建元 著

责任编辑: 崔允刚

装帧设计: 缪 萌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编: 100050 电话: 63082437)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市顺义富各庄福利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大 32 开

字 数: 350 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45-681-5/Z

(全套七册) 定价: 135.00 元

歷經人生苦旅
感悟天地良心

周黎明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

周黎明题

序

我是在一次调研途中，和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监管处田聪颖处长交谈中知道汤建元的。后来，在检查自治区看守所工作的时候，见到了汤建元。这是一个普通的监室，屋里没有印象中作家书房的装饰摆设，在一个简易的书架上放着一摞摞的手稿。监室与封闭放风场的铁门是敞开的，户外的新鲜空气大量涌入室内，温暖的阳光透过铁窗一缕缕的洒在地上，几盆叫不上名字的花草枝繁叶茂，竞相争妍。让人感到“斗室”的生机和活力。汤建元给人的第一印象，相貌比实际年龄大，不善言辞，表情中透出了生活中的坎坷沧桑。汤建元是个文化人，曾经搞过文字工作，出版过诗集，后又下海经商。在商海中用文人的眼光识别人，无疑是要交学费，被人骗了，为了堵债又去骗别人。当问其刑满出去后是否再下海经商时，他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一样。在看守所民警的热情关怀和帮助下，汤建元调整心态，自觉接受改造。并且开始了文学创作。短短三年的时间内，汤建元创作了《错爱》、《桃花镇》、《边套》、《妩媚陷阱》、《罪幕》、《祸根》等7部长篇小说、8部中篇小说、4部诗集等5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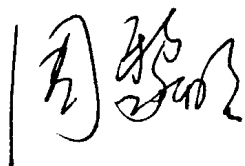
汤建元的作品反映了一个罪犯从思想灵魂深处反省和接受洗礼的轨迹，说明他是一个不向命运低头，对生活充满信心，栽倒了又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爬起来的人。他没有因为锒铛入狱而一蹶不振，而是勇敢地面对现实，承担责任、认罪服法。他的作品写出了酸甜苦辣的人生经历；写出了对社会、对人生的感悟；写出了对生活的渴望，对党和人民的热爱，写出了对情与法、理与法、人与法、国与法的理解和透视。他的作品充满曲折坎坷的经商过程；有从童年到青年到中年的苦与乐、得与失、情与爱；有创业中的成功与失败。读他的作品，字里行间能让你想到，他不是在用笔写，而是在用心写，在用情写，在

用泪写，一个个感人的场面，一个个鲜活的群体，一段段充满激情和哲理的对白，让你感到了法律的尊严，正义的力量，民心所在。他要让人知道，人生在世，一定要做一个好人，而做一个好人的前提首先是遵纪守法，否则一事无成。汤建元的作品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充满了对人生的思考以及对友情、对自由的渴望，而最为强烈的还是他对真善美的追求和赞美，对假丑恶的抨击和揭露，对政府的监管政策的无限感激和对祖国的无限热爱。

内蒙古自治区看守所始终坚持教育、改造、挽救的方针，坚持文明管理，使一批罪犯得到改造，成为新人，汤建元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对汤建元在狱中的文学创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并允许他及时了解外部信息，为他创造良好的写作环境，使他的创作更加顺利。现在他的作品在不断发表，也在不断引起国内外舆论的重视，这不但是汤建元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更是公安监管战线实行“严格执法，文明管理”的丰硕成果。同时，也充分证明了一个事实，正在服刑的罪犯，在接受改造的过程中，只要端正思想，用法律和劳动彻底改造自己，树立起重新做人的信心，多做一些对社会进步和文明有益的事情，就一定能迎来人生的第二个春天。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

2003年1月18日





右二为公安厅厅长祝广垠，
右三是为汤建元写序的副
厅长周黎明到看守所检查
工作

内蒙古自治区看守所政委刘春荣鼓励汤
建元要做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



在内蒙古自治区各级领导的大
力关怀下，汤建元重新激起了
对新生活的憧憬与渴望



内 容 简 介

他和她不是情人，也不是恋人，更不是夫妻。但他和她胜似情人，胜似恋人，更胜似夫妻。

他和她就是解放以前北方农村里曾经流行过的一种畸形的家庭关系。韩栓柱给白梨花家拉边套，然而他和她在同年同月同日一起死去了。

第一章

在太行深处的云蒙山脉上，有一座很高的山梁，由于山梁的顶峰像个毡帽形状，所以山下的人们便称它为毡帽坨。

毡帽坨下有一个百十户人家的村子，叫虎头村。因为在毡帽坨的山脚下，有一块大石头，远看很像一只虎头，故村子因此而得名，就叫了虎头村。老辈子人说，虎头虽然是虎头村的风水，但呈凶态，以后村子里必然会出不少的恶人。然而这个预言并不准确，多少年下来，虎头村并没有出现什么恶人，除去抗日的时候出过一个汉奸以外，都是老实本份的善人，邻里之间动点小心眼儿，闹点小磨擦，无非是因为我家的鸡把蛋丢在你们家了、你家的猪吃了我们家的菜了这些琐碎小事，决没有发生过什么凶恶之举。村人们信奉的是“远亲不如近邻”、“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古训。

文化大革命正热闹的阶段，就因为叫虎头村而惹过麻烦。当时因为山西有个大寨，大寨有座虎头山，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出了大名，为了维护它的权威性，县革委一道严令下来，让其它的虎头村必须改名，老百姓不敢不从，改就改呗，就改为红卫村。反正叫改是上面的事，我们叫了几辈子虎头村了，照样接着叫，还能把谁舌头揪了去。于是，到了运动过去以后，虽没有人来给虎头村平反，它仍旧还是原来的虎头村了。

虎头村的北面是毡帽坨，站在毡帽坨的山顶上往北望，能望见从八十年代开始名扬国内外的旅游胜地野三坡和北京远郊的十渡风景区。虎头村的西面再走一百里就是和山西交界的云彩岭。

虎头村的东面是奇峰镇，离虎头村十里地，中间隔着一条河，因河床里净是石头，故得名石头河。石头河是从云彩岭的大山里流出来的，水很清，在奇峰镇的西北面弯了一下，又朝东流去，最后与北拒马河汇合流入渤海。虎头村的南面便是一条官道，顺着官道往前走，是险峻陡峭的十八盘，再过了风景秀美的清西陵，便是人杰地灵的燕青县县城了。

当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十八盘是没有公路的，只有一条像是挂在云彩里的羊肠小道，山里的人们若想去县城，只能身背荆篓，小心翼翼地走下山崖，无疑要冒着摔下山涧的危险，胆小的人不敢问津。所以，山里的人们历来把去县城办事当成是一件大事情。

虎头村绝对算不上是富裕之地，这里是三多三少，石头多沙子多水多，土少树少人少。这三多三少很明显能使虎头村的人们不饥不饱地维持下来，几百亩沙土地多少能打下一些粮食来，祖祖辈辈没有出现过大的危机。

当然，再穷的村里也有富户，再富的地方也有穷家，这是自古以来正常的不能再正常的事情。虎头村也不例外，百十户人家中，韩家和于家就是两户比较富裕的大户。

韩家的户主叫韩黑子，别看叫黑子，长得可不黑，而是浑身上下透着精明强干。韩黑子靠着祖上留下来的一间面坊苦心经营，当家主事二十几年又买进了二十多亩沙土地，连原有的十多亩地合在一起就有近四十亩了。土地是庄稼人的命根子，虽然是沙土地可它能打粮食啊，在虎头村能趁四十来亩地的主儿，那还了得，那是财主！而且韩家的面坊收入也不小，生意长久不衰。虎头村这沙土地不能种小麦，而庄稼人过日子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总要用点白面吧，用白面就得从韩家面坊去买，没有钱赊也得先赊着。不过，划下道就是河，等有了钱不用韩家要你也得给吧，谁也不想背上个耍懒的名声。韩家的面坊磨面用的小麦是雇人从燕青县



城背回来的上等小麦，尤其是这小麦一旦上了十八盘就更加金贵了，加上韩家磨面的手艺高，磨出的面又细又白，用着劲道不散，所以，韩家的面就算比奇峰镇上的面贵一点，人们也都愿意买他的，这叫吃着放心。

韩黑子有余粮有存钱，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况且还有一个闺女两个儿子，可谓称心如意，在虎头村包括虎头村以外的三里五里也算得上是体面人家了。

虎头村惟一可以和韩家抗衡的是于家，户主于福来，名字叫得好，人长得也富态，他土地没有韩家的多，却在奇峰镇上开着买卖，门面不小，日用百货什么都卖，说日进斗金是言过其实，但每天都有进项这确实是名符其实。而且还有一条让于福来引为自豪的是，韩黑子终有一条比不上他，韩黑子只有两儿一女，他却三儿一女，这就当之无愧地压过了韩家一头。

当然，于福来的自豪感只是埋在他的心里，表面上决没有露出一星半点。表面上的韩家和于家关系相当融洽，来往的很好，从上三辈上去论，他们两家还是远房表亲呢。表亲表亲，砸烂了骨头还连着筋，他们两家没有理由不好，况且又都是体面人物，谁都不想丢份子。韩黑子和于福来经常互相邀请，喝着酒说一些今年的天气风调雨顺今年的收成还算不错这样家长里短不痛不痒的话，彼此营造出来的友好气氛很让村子里的人们交口称赞。于是，很多人就说，人敬人，敬上天，人踹人，踹下地。

时间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走到了一九三五年的正月十六，元宵节的喜庆劲儿还没过，虎头村在这一天就又热闹起来。在这一天里，虎头村里要发生两件大事，韩家要聘闺女，于家要娶媳妇。

韩、于两家都是体面人物，办的又都是喜庆事儿，场面自然讲究热闹，虎头村能干点什么的男女差不多都被两家分别请去帮忙了。

虽然是韩家嫁女，于家娶亲，但韩、于两家之间却没有任何

关系，韩家的韩栓梅是嫁到司格庄村的贾家，她的男人叫贾文元；而于家的于大金娶的却是本村白家的姑娘叫白梨花。虽然村人们背后都说韩家的闺女嫁了丑丈夫，白家的女儿找了呆男人，是两朵鲜花插在了两堆牛屎上，是赖汉娶了花枝。但说归说，人的嘴张开是圆的，合上是扁的，想说什么谁挡得住，可是，还有挡不住的是，你再说些什么，韩、于两家还是体体面面、顺顺当当、热热闹闹把喜事给办了。丑丈夫也好，呆男人也罢，总是名正言顺地搂上了花枝招展肌嫩如水的漂亮媳妇，随着洞房花烛的熄灭，两个女孩的少女时代结束了。

虽然是正月十五元宵节，但韩家的人没有时间吃元宵，更没有时间去镇上看花会，一家子都在为明天的聘闺女这件事忙碌着。韩栓梅是韩家的长女，也是惟一的闺女，找的男人家在司格庄村也是个殷实富足的家庭，女婿贾文元还上过学，知书达理，与韩家算是门当户对，韩黑子脸上也感到无比荣光。于是，他就要好好办办聘闺女这件喜事，铺开的场面一点儿也不比于家娶媳妇的场面小。家里应该来的亲戚全来了，姑姑、姨姨、舅舅、叔叔、甚至连一些表亲都来了，尤其让韩黑子感到自豪的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也来给他捧场，不但给了他面子，也让他人在村人面前露足了脸。这两位人物一个是村长王宝生，一个是镇长焦金亮。焦金亮虽然和韩家沾着亲，但他架子大，一般的亲戚家有事都请不动他。这次能来韩家真让韩黑子意想不到又受宠若惊，激动的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亲戚客人来得多，家里的活儿就自然多了起来，虽然请来不少帮忙的乡邻，但自家人毕竟是扛大旗的，所以，韩家老大韩栓柱和老二韩栓林给忙了一个脚丫子朝天。然而，稍加留意的都能看出来，栓柱是动真力气不停地干，而栓林是动假力气不停地说，栓柱是累得满头大汗，而栓林却俩手抄在袖子里还嫌冷。其实这种现象在虎头村人的眼里并不奇怪，他们都看惯了，都知道这哥

俩是什么人，老大栓柱心眼好又特别实在，老二栓林则是心眼鬼又特别奸滑。所以，一个是光干不说一个是光说不干这就不奇怪了。

栓柱对栓林的这一套更是早就习惯了，他根本就没有想过栓林干不干，只管自己干着，一边干着还一边想着大姐栓梅的许多好处，想着明天她就去婆家了，就不再是韩家的人了，他再有了什么心里话也不能和大姐说了，他的心里就感到很难受，中午吃饭的时候，他比平时还少吃了一碗。在这个家里，大姐栓梅对他最好，常常为他打抱不平。在他有了难事的时候，常常给他出主意还帮着他办。他对大姐栓梅既信服又依赖。他甚至想过，大姐要是嫁了人他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可是，现在大姐真的要走了，他的心里感到空落落的不是滋味。好在大姐栓梅看出了他的心事，瞅个空儿把他叫到背人的地方对他说，“栓柱，你不要难过，以后有了什么为难的事，就去找我，我会帮你的，咱俩是从一个娘肚子里爬出来的，我不会不管你。还有栓林要欺负你也不要怕他，告诉我，我让咱爹管他，咱爹脾气是不好，但不偏向。”栓柱听了大姐的话，心里头暖融融的，干活儿就更有劲了。

亲戚客人们看见栓柱实实在在干活儿的样子，都对韩黑子说：“你家栓柱真是一把干活儿的好手，娶个媳妇一定能养得好。”韩黑子笑着点了点头又无奈地摇了摇头，只有他这个做爹的了解儿子，知道栓柱的身上什么多什么少。

忙碌了一整天，栓柱累的几乎散了架子，躺在柴房里临时搭起的小床上，他连衣服都没脱就睡着了。

觉睡得死，梦却做得活，在梦里他梦见三女来了。

三女是村里的寡妇李玉娥的闺女，也是栓柱没过门的媳妇。

李玉娥的男人挺有本事的，但不愿意种地，腻歪那土腥气，就出去闯江湖捣腾买卖，据说钱是挣了一些，可在回家的路上，

被人打劫了，还搭上了一条命，丢下二十五岁的媳妇和五岁的女儿就再也不回头了。李玉娥和男人的感情很好，怀念男人的情丝在心里结了个死结，发誓从此守寡，再不嫁人。

女人要刚强起来了，谁也拿她没办法，李玉娥经受住了千辛万苦，终于熬了过来，把女儿三女也拉扯大了。可是，到了三女十五岁的时候，李玉娥也就累出了一身病，能站着的时候少了，躺着的时候多了，家里的一应活计也就全都落在了三女的肩头上，可她毕竟还是个孩子啊！李玉娥的家进入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在村里很少有人帮她。她年轻的时候，本份的男人想帮她却怕了“寡妇门前是非多”这句话，唯恐被舌头根子压死。对她非份之想的男人想帮她，却又遭到她的断然拒绝。而今她已四十，且不说人老珠黄，单说一个病歪歪的身子谁还敢沾她的边？原来那些有非份之想的男人们自不必说了，一个个都躲得远远的；而那些本份的男人们想帮她却又怵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三女毕竟快十六了，快是大姑娘了，谁又敢去招惹闲话闹得自家不安呢？

但是，有一个人却什么也不怕，他光明正大地去帮这娘儿俩，因为他什么想法也没有，他只是觉得她们娘儿俩可怜，他不忍心看见她俩受苦，他认为自己应该去帮她们，仅此而已，什么本份非份，什么闲话烂话，他全不知道，更没有想过。

这个人就是韩栓柱。

栓柱开始的时候帮三女家干活儿连她们家的一口水都不喝，地里的农活他悄悄的就替他们干了，家务活儿他去帮她们干也总是不言不语。李玉娥说：“栓柱，你真是个好人，婶子真不知该咋谢你才好。”栓柱说：“这算个什么，你不是有病吗？”三女把家里好吃的拿给他吃，他总是不吃，三女装作生气的样子非要他吃，他就脸红了。村里有多事者对他说：“栓柱，这么拼命地在三女家干活儿，是看上三女了？”栓柱说：“看上三女做啥？”多事者说：“装傻，看上三女做啥？做媳妇呗。”栓柱说：“放你娘



他和她都不是情人也不是夫妻！那是什么呢？

的屁，三女那么小，我缺德了呀！”多事者说：“小了好哇，老牛吃嫩草，舒服。”栓柱说：“你再说，再说我骂你了。”

栓柱为了帮三女家干活儿，确实耽误了不少自家的活儿，为此栓林多次在他爹面前告状，让他爹把栓柱治住。

韩黑子不是家里的昏君，他没有听信栓林的话，更没有责备栓柱半句，他对栓柱说：“多帮帮她们娘儿俩是对的，人活着都会有难处，咱只要把心眼摆正了去帮她们就不怕什么，做好人一辈子都没有错。”他又对栓林说：“你要能像你哥一样，我就是死了也放心了。”栓林说：“不干自己家的活儿这也算对吗？”他说：“你懂个屁！”

三年过去了，三女也就十八了。十八岁的三女出落成了一个水灵灵的大姑娘。这时的三女已经对栓柱芳心暗许有情有义了，只是羞于脸面没能向栓柱说明。而栓柱呢，表面上不承认想要三女，但心里却也开始想要是三女能做他的媳妇该有多好哇。可是，他怕三女嫌他没出息，也就始终没敢说出那一句总想要说的话。但是，三女见了脸红，他见了三女脸热，不见吧又想的慌，分开一会儿俩人就都像掉了魂。谁都明白，他和她的事情就差着一层窗户纸了，轻轻一捅就透。

李玉娥不是糊涂人，三女和栓柱的事情她看得一清二楚。她不是不满意栓柱，虽然她也看出来栓柱有时性子太软，但是他若是娶了三女决不会欺负她，三女会享一辈子福的。性子软点也不怕，三女的性子钢硬，正好是个互相补充，做夫妻这事，俩人都硬都软都不行，应该是一硬一软，一钢一柔正合适。否则，针尖碰了麦芒儿，谁也不让谁谁也不服谁，那日子没法过。李玉娥是从心底里喜欢栓柱做她的女婿的，她的担心的是韩黑子，韩黑子是村里的富户，是体面人，给栓柱找媳妇好的闺女任意挑，必定是门当户对，这样他才不掉面子。而她李玉娥只是一个寡妇，除

了三间破房几亩沙地以外，一无所有，韩黑子是不会同意这门亲事的。她把自己的想法和三女说过，三女却不在乎，她说：“妈，你想的太多了，是韩栓柱娶我，又不是韩黑子娶我，只要栓柱同意了韩黑子不同意也没用。再说，韩栓柱也总不会跟他爹过一辈子，总要分家单过另立门户，他韩黑子要是不同意，咱就叫栓柱倒插门，到咱家来，不是更好吗？”李玉娥说：“傻丫头，事情哪会有你说的这么简单哟。”三女说：“妈，你先别说简单不简单，你先问问栓柱，他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李玉娥说：“他同意不同意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三女说：“看是看出来了，可我要让他亲口说出来才算数。”李玉娥说：“行，妈给你问，大姑娘急着找女婿，不害羞。”三女扑在李玉娥的怀里就撒娇，“妈……”

这天，栓柱又来三女家干活儿，他刚拿起扁担要去挑水，三女抢过了扁担说：“栓柱，我去挑。”栓柱说：“不行，你挑要压坏了肩膀咋办？”三女说：“压坏了肩膀你心疼我吗？”栓柱脸一红说：“你说的什么话？我能不心疼？”三女说：“你说的是心里话？”栓柱说：“你还要让我咋说呢？”三女说：“那你去我妈那儿，她有话跟你说。”栓柱说：“你妈有什么话要跟我说？”三女说：“我也不知道哇，你去了不就知道了。”栓柱说：“我有点害怕。”三女说：“看你那点出息，我妈还能吃了你呀！”栓柱说：“那你也别去挑水，等一会儿你妈把话说完了我再挑。”

栓柱一边往李玉娥的屋里走，心里一边打鼓，他害怕李玉娥不同意他和三女的事，因为去年李玉娥的娘家妹子来看她时对她说道：“看栓柱这孩子挺不赖的，把他和三女的事定下来吧，总这么拉拽着也不是一回事，时间长了还会有风言风语。”李玉娥却说：“三女还小，以后再说吧。”这事是三女告诉给他的，他从此在心里拧了个疙瘩，他认为这是李玉娥不满意他，说三女小只是一种托词，这村上的姑娘哪个不是十六七就嫁人了，他大姐栓梅之所以年过二十还没有嫁人是因为他爹拦着她，栓梅识字，他爹

让她在面坊管账。现在李玉娥突然要找他说话，他想一定是李玉娥要跟他把事情挑明，让他不要再想着三女了。他心里七上八下地站在了李玉娥的床前，说话就结巴了，“婶……婶子，你……你……你要……要说……说什么？”李玉娥说：“栓柱，你咋结巴了？”栓柱实话实说：“婶子，我害怕。”李玉娥说：“你这孩子，你怕什么？婶子又不是老虎。”栓柱说：“我是怕……我是怕……”他还是不好意思把他到底怕什么说出来。李玉娥说：“其实婶子知道你怕什么，今天婶子和你说的也正是这事。”栓柱的心都提到嗓子眼里来了，他眼珠一动不动地看着李玉娥说：“婶子，你不会……不会的……”李玉娥说：“你这孩子，别着急呀，听婶子慢慢说，按说呢这事应该找个媒人来跟你说，可到了如今这种地步，我看也不必了，我就先跟你说了吧，这几年你帮我们娘儿俩的恩情我们娘儿俩是一辈子也报答不完，可我也想过了，恩情归恩情，婚姻归婚姻，我不能强迫三女，她要是不愿意的事我要是强迫了她，不是害了她一辈子吗？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可是，现在我看出来了，三女是真心愿意做你的媳妇，你也是真心对她好，这我就心里踏实了。我有一点担心的是你爹，我怕他嫌我这寡妇家里的闺女丢了他的面子……”栓柱忙抢过话头说：“婶子，这你不用担心，我不怕他不同意，是我娶三女做媳妇，又不是他娶媳妇，我愿意了就行，他要不愿意我跟他分家另过算了。”李玉娥笑了说：“你呀，和三女天生一对，连说话都一个腔调。”栓柱说：“三女这么说了？”李玉娥说：“说了，她那个没把门的嘴，什么不敢说，你们俩呀，你性子柔，她性子暴，可是有一个一样的毛病，倔，一根筋拽到底。以后要是结了婚，这毛病得改，开开门过日子，不能依着自己的性子来，要学会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栓柱说：“我记住了。”李玉娥说：“栓柱，这事你还不能太着急，还是要让你爹同意了才好，不然的话别别扭扭，你和三女以后怎

么过日子。等过几天我身体好点了，托个媒人，找你爹说道说道。”栓柱说：“婶子，这事你就不要操心了，我回去找我爹去说，婚嫁之事应该是男方家托媒人才对，你托媒人不是反吹倒打吗？”李玉娥说：“理是这么个理，可现在不是怕你爹他不同意吗？你跟他说他一句话就堵死了，再托媒人也就不好说了。”栓柱说：“我想我爹他不会，平时他可向着我呢。”李玉娥说：“这是儿女婚姻大事，和平时不一样，你还是不要急着说。”

后来，果然韩黑子不太同意……可是在今天夜里，准确地说，是在正月十六的早上，天还没亮，三女不是在梦中，是真的找栓柱来了。三女爬在柴房的后窗上，轻轻地敲着把栓柱敲醒了。栓柱以为天亮了，睁眼一看还黑乎乎的，就问：“谁呀？这么早敲窗子干什么？”三女轻声说：“栓柱，是我，三女。”栓柱忙从床上爬起来，站到后窗前，急问：“三女，是你，这么早你来干什么？”三女说：“我妈病的厉害了，你快去一下吧。”栓柱说：“你妈这两天不是挺好的吗？”三女说：“从昨天上午就厉害了。”栓柱说：“那你不来叫我？”三女说：“我能来吗？你们家里这么忙，不是让别人说我什么都不懂吗？”栓柱说：“再忙也是病人当紧哪，看大夫了吗？”三女说：“后晌我就要去奇峰镇请牛大夫，可我妈说挺挺就过去了，可到了晚上她就更厉害了，我没办法就去了奇峰镇。”栓柱一惊，“你一个人去的？”三女说：“我怎么好意思来叫你，你累了一天。”栓柱说：“你真是太气人了，我就是再累也得去呀，你一个姑娘家黑天半夜的还要过石头河，出了事我可怎么办？”三女说：“我这不是没出事吗。我到牛大夫的家，他却来不了，他也病了，连站起来的劲都没有，他让我找人把妈背了去，没别的办法，我只好来找你了。”栓柱说：“我这就去……不，三女，你等一下，我还是得给我爹说一下，天一亮还有好多活要我做，找不着我他还不得生气呀。”三女说：“可你跟你爹一说，他还让你去吗？”